

La Cousine Bette

— 世界名著大系 —

贝姨

La Cousine Bette

[法] 巴尔扎克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六卷

贝 姨

[法]巴尔扎克 著
郝 薇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一辆新流行在巴黎街头的叫做爵爷的马车，在大学街上走着，车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穿着国民自卫军上尉的制服。

在那般以风雅为人诟病的巴黎人中间，居然有一些自以为穿上军服比穿上便服要体面得多的人，并且还认为女人们目光浅陋，只消羽毛高耸的军帽和全副武装，便会给她们一个很好印象。

这位上尉，来自第二军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气，使他红堂堂的皮色和肥胖的脸庞显得更光彩。单凭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小店老板们前额上的金光，我们便可猜到他是巴黎的得意人物，至少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所以，象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经常少不了荣誉勋位的绶带。趾高气扬地坐在车厢的一边，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左顾右盼；巴黎的人往往就在这种情形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其实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

爵爷来到狩猎街和勃艮第大街中间的一座大房子门前停住；那是在附有花园的旧宅空地上新起的，旧宅本身没改动，在去掉了一半的院子另一头保持原状。

只要看上尉下车时如何接受马夫的侍候，便可知道他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另有些清晰可见的笨重的举动，象出生证一样藏不了秘密。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在右手上，也不向门房问讯，径自朝屋子底层的石级走去，那神气劲儿仿佛在说：“她是我的了！”巴黎着门人的眼力是颇高明的，凡是佩带勋饰，穿着蓝衣服，脚步沉重的人，他们决不阻拦；总之他们辨得出有钱的人。

底层全部是于洛·德·埃尔维男爵一家住的。男爵当过共和政府时代后勒司令兼军法官，当过队伍里军需总监，现任陆军部某极重要的署的署长，兼参议官，荣誉勋位二级勋章获得者，其他头衔，不胜备载。

子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埃尔维做姓氏，以便和他的哥哥区分开来。哥哥就是有名望的于洛将军，前帝国禁卫军上校，一八〇九年战役之后拿破仑任命他为福芝罕伯爵。这位长兄为照顾弟弟，老早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后来由于兄弟两人的劳迹，男爵得到了拿破仑应有的赏识。从一八〇七年开

始，他已经是驻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了。

按过门铃，民团上尉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凸起的肚子扯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恢复原状。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马上请进，这个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着进去，仆人打开了客厅的门通报：

“克勒韦尔先生到！”

一听到这个姓氏，一位高身量，金头发，皮肤保养得颇好的女子象触电般似地站起，急忙对在旁刺绣的女儿说：

“奥棠丝，乖孩子，跟我到花园里玩去吧。”

奥棠丝·于洛小姐很大雅的对上尉行过礼，带着一个老处女从玻璃门走出去了。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只小五岁，看上去却显得十分苍老。

“那是有关你的亲事呢，”贝姨附在外甥女奥棠丝耳边说。男爵夫人打发娘们时对娘随随便便的态度，她似乎根本没生气。

这种不拘礼数的待遇，容易从她的衣着上得到体现。

老处女穿一件科林斯葡萄干颜色的毛料衣裳，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复辟时代的款式，一条挑绣领围大概价值三法郎，一顶系着旧缎带结于的草帽，结子周围镶着草辫，象巴黎中央市场上的女贩戴的。看到那双式样明明是鞋匠做的羊皮鞋，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亲戚招呼，因为她完全象个做零工的女裁缝。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照样对克勒韦尔先生打了亲热的招呼，克勒韦尔先生会心的点点头，说：“你昨天来吗，斐歇尔小姐？”

“没有别的客吗？”贝姨问。

“除了你，还有我那几个孩子。”客人答道。

“那么，”她回答的，“我一定去。”

民团上尉对男爵夫人重新行一个礼，说道：

“夫人，你有何吩咐，”说话之间他向男爵夫人飞了一个眼风，活象演答尔丢夫的外省戏子，在普瓦捷或库唐斯一类的城里，认为非这样望一眼艾尔密耳，就显不出他角色的意义。

“先生，请随我来，谈正经事还是那儿比客厅好，”于洛夫人指着隔壁的一间房，从屋子的格局来看，那是玩牌的场所。

和小房隔开一道很薄的板壁，另有一间窗子临着花园的上房。于洛太太让克勒韦尔等着，因为她觉得上房的窗和门应当关严，避免旁人偷听。她还郑重其事的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顺便对坐在花园深处旧亭子里的女儿和贝姨

微微一笑。回来，她敞开打牌间的门，以便有人进来，就可听见大客厅的门声。这种时候，没有什么旁观的人在场，因此男爵夫人的心事全都摆明在脸上；要是有人看到她，一定会因她的慌乱而吃惊的。但她从客厅的大门走向打牌间时，脸上立刻挂起一道高深莫测的幕，那是所有的孩子，都会运用自如的。

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真是古怪得很。那时，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摆设。本是红色的绸窗帘，太阳把它晒成了紫色，绉褶快要磨破，地毯的颜色也已褪尽，家具上的金漆已经剥落完了，布满污点的花绸面上露出大块的经纬；看到这些，暴发商人平板的脸上，天真地流露出先是鄙夷，然后是自满，而后是希望的神情。他在帝国式旧座钟上面的镜子面前，把自己上上下下端详一番，忽然一阵子衣衫窸窣的声音报告男爵夫人来了，于是他立刻摆好了姿势。

男爵夫人拣了一张三十年前当然很漂亮的小双人沙发坐下，让客人坐在一块扶手上雕着斯芬克司的头、大片的油漆已经剥落而露出白木的靠椅上。

“太太，你这样的防范，倒象招待一个……”

“招待一个情人是吗？”她截住了他的话。

“这样说还差点儿劲，”他把右手放在心口，眨巴眨巴眼睛，那神气在一个冷静的女子看来是永远要发笑的，“情人！情人！应当说神魂颠倒的情人才对。”

“听我说，克勒韦尔先生，”男爵夫人一股正经劲儿使他笑也笑不出来，“我知道你今年已五十，比于洛小十岁；可是在我的年纪，一个女人若要胡闹，应当需要些特殊的理由，不是为了美貌，便是为了年轻，为了名望，为了功绩，为了一点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忘掉一切，甚至忘掉我们年纪的光华。你即使有五万法郎的收入，你的年龄也把你的财富抵销了；女人所认为的那不可少的条件，你似乎一样也没有……”

“有爱情还不成吗？”他站起身来向前挪了一步，“而且那爱情……”

“不，先生，那是你死心眼儿！”男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总是无聊。

“对啊，就是爱情的死心眼儿呀，并且不止这一点，还有权利……”

“权利？”于洛太太嚷道。她又是鄙薄，又是轻蔑，又是愤慨。“得了吧，这套说下去是没得完的；我叫你来，并不是重提旧话，要谈当初使你这位至亲不能上门的那件事……”

“我倒以为……”

“又来了！先生，我能如此轻松的，满不在乎的提到情人，爱情，那些使女人为难的题目，你难道还看不出我完全把得住自己吗？我甚至毫无顾忌，不怕跟你两人关在这间小屋里。没有把握的女人会这样吗？你明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

“不知道，太太，”克勒韦尔现出一副冰冷的脸，抿紧了嘴唇，重新摆好姿势。

“好吧，我的话不会多，省得彼此多受罪，”男爵夫人望着克勒韦尔说道。

克勒韦尔带着讥讽意味行了个礼。这一下，内行人就可看出他从前当过跑街的气派。

“我们的儿子娶了你的女儿……”

“怎么，还要重新来过吗？”克勒韦尔说。

“恐怕这头亲事不会成功的了，”男爵夫人很快当的回答。“可是你也不要有什么抱怨。我的儿子不但是巴黎一流的律师，并且已经当了一年议员，在国会里有相当精彩的表现，不久就有当大臣的希望。维克托兰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员，要是他愿意的话，他早已当上最高法院的首席检察官了。所以，要是你的意思是说你揽上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女婿……”

“哼，一个要我维持的女婿，”克勒韦尔回答，“我觉得这个比没有财产更糟糕，太太。我给女儿的五十万法郎的陪嫁，二十万却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令郎拿去还情，把屋子装扮得全碧辉煌，——一所五十万法郎的屋子，收入还不到一万五，因为他自己住了最好的那一部份；他还欠二十六万法郎的屋价……收来的房租只够付房价的利息。今年我给了女儿两万法郎，她才敷衍过去。我女婿是律师，其收入一年有三万，哎，听说他为了国会倒不在乎业务了……”

“先生，这些仍不过是闲文，只能岔开我们的本题。总括一句，倘使我儿子当了大臣，给你的荣誉勋位勋章晋开一级，还弄个巴黎市政府参议给你当，那么，象你这样花粉商出身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啊！太太，提到这个来了。对，我是开铺子的，做小买卖的，卖杏仁饼，葡萄牙香水和头痛油的，我把独养女儿攀上了于洛·德·埃尔维男爵的公子，应当觉得很荣幸，小女将来可是男爵夫人呀。这是摄政王派，路易十五派，官廷派！好极了……我喜欢赛莱斯蒂纳，就象人家喜欢一个独养女儿一样，因为我疼她，连兄弟姊妹都不想给她添一个，所以虽是在巴黎蜗居这么不方便，（而且在我年官力强盛的时候，太太！）我照样忍受；可是请你明白，尽管我溺爱

这个女儿，我却不肯为你的儿子动摇我的产业，在我这个买卖人看来，他的用度有些不清不楚……”

“先生，在商务部里，眼前就有一位包比诺先生，从前在伦巴第街上开药铺……”

“是我的老朋友啊，太太！……”退休的花粉商人说道：“因为我，赛莱斯坦·克勒韦尔，本是赛查·皮罗托老头手下的伙计，他的铺子我盘下了；皮罗托是包比诺的丈人，包比诺当时在店里不过是个伙计，而这些还是他跟我提的，因为他，说句公平话，对有身家的人，对一年有六万法郎进款的人并不算骄傲。”

“那么先生，可见你的摄政王派的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大家看人只看他本身的价值；你把女儿嫁给我儿子也是为此……”

“那门亲事是怎样成功的，你可不知道呢！……”克勒韦尔大声说道。“啊！单身汉的生活真是该死！要不是我生活乱七八糟，今天赛莱斯蒂纳早已当上包比诺子爵夫人了！”

“告诉你，这已成事实就不要提了，”男爵夫人斩钉截铁的说。“我要谈的是我气不过你那种古怪的行为。小女奥棠丝的亲事是可以成功的，那完全操纵在你手里，我以为你宽宏大量，以为你对一个心中只有丈夫没有别人的女子，一定会主持公道的，以为不招待你你能够体谅我，免得受你牵累，以为你能够顾到至亲的体面，商促成奥棠丝和勒巴参议官的婚事……却不料你先生竟坏了我们的事……”

“夫人，我不过是实话实说。人家问奥棠丝小姐的二十万法郎陪嫁能不能兑现。我说：‘那我不敢担保。子洛家里把那笔陪嫁派给我的女婿负担，可是他自己就有债务，商且我以为，要是于洛·德·埃尔维先生明天故世，他的寡妇就要饿肚子了。’就是这样，我的好太太。”

子洛太太眼睛钉住了克勒韦尔，问：

“先生，倘使我为了你而有损妇道，你还会不会说这番话了？……”

“那我没有权利说了，亲爱的阿黛莉娜，”男爵夫人的话被这个古怪的情人截住了，“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你可以在我的荷包里找到那份陪嫁了。”

为表示说到做到，克勒韦尔当堂跪下，捧起子洛太太的手来吻；她气得说不上话，他却当做她迟疑不决。

“用这个代价来换我女儿的幸福？……噢！先生，你快起来，要不然我就打铃了……”

老花粉商很费事的站起身子，那种尴尬局面使他大感气愤，立刻摆好了姿势。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会装出某种攻架，以为自己的美点能尽情显出。克勒韦尔的功架，是把手臂摆成拿破仑式样，侧着四分之三的脑袋，学着画家在肖像上替拿破仑安排的目光，望着天边。他装起一副做不胜愤慨的样子，说：

“嘛！死心塌地的信任，信任一个好色……”

“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于洛太太打断了克勒韦尔的话，不让他说出她极不情愿听的字眼。

“呃，太太，你写信叫我来，你要知道我为我那样做，而你拿出王后一般的神气，用多么瞧不起人，欺侮人的态度逼我！你不是把我当奴才看吗？真的，你可以相信，我有权利来，……追求你……因为……呃，不，我太爱你了，不能说……”

“说吧，先生，再过几天我就要四十八岁了，我也不是什么假贞洁的傻女人，什么话都能听……”

“那么你是否能拿贞洁做担保，——唉，我真够倒霉，你的确是贞洁的女人，——你是否能担保不提我的名字，不泄露我告诉你的秘密？”

“假使这是揭穿秘密的条件，那么你会告诉我的荒唐事儿，我发誓对谁都不会说从何听来的，包括我丈夫。”

“对啦，因为这件事就跟你夫妇有关……”

于洛太太立刻脸色变白了。

“啊！要是你还爱子洛，你要难受的！我还是不说好。”

“说吧，先生，若照你的说法，你应当表明一下为什么要对我说那些疯话，为什么你死乞白赖，要折磨一个象我这等年纪的女人，我只要嫁了女儿，就可以安心的去了！”

“你瞧你已经在伤心了……”

“我？”

“是啊，我的高贵美丽的人啊！”克勒韦尔叫道，“我的乖你就是太苦了，……”

“先生，给我出去！否则，放规矩些！”

“哎，太太，你可知道子洛大人跟我是怎么认识的吗？……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呀，太太。”

“噢！先生……”

“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哪，太太，”克勒韦尔用舞台上说白似的音调重复了一遍，同时举起右手比了一个手势。

“那么以后呢，先生？”男爵夫人那镇定的语气，叫克勒韦尔镇住了。

心虚卑鄙的好色之徒，是永不会了解伟大的心灵的。

“那时我已经鳏居了五年，”克勒韦尔象讲故事一般的说，“我挺喜欢我们女儿，为了她的个人利益，我不愿意续娶，也不愿意在家里发生什么关系，虽然我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女账房；这样，我就弄了一处小公馆，养着一个，简直是天仙似的美人儿，老实说，我爱她爱得失魂了。所以，太太，我把乡下的姨母接出来，跟小媳妇儿一块住，监督她，让她在这个……这个不三不四的地位上尽可能的遵守本份。小乖乖喜欢音乐，我替她请了教师，让她受教育。（总得有点事儿给她解解闷啊。）再说，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恩人，兼带……打开天窗说亮话，情人；得了个情妇，做了件好事，不是一举两得吗？我快活了五年。小乖乖的嗓子可教一家戏院发财，除了说她是女人之中的杜波雷，我没法子形容。单为她的歌唱，我每年就花上两千法郎。她使我对音乐着了迷，为了她和我的女儿，我在意大利剧院长期有个包厢，今天带赛莱斯蒂纳去，明天带约瑟法去……”

“怎么，难道就是那个有名的演唱家？……”

“是啊，太太，”克勒韦尔得意的回答，“这个有名的约瑟法哪一样不是靠了我……话说回来，一八三四年，小乖乖二十岁，我以为她对我永远会忠心，我把她也宠得太厉害，想给她一点儿消遣，介绍她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女戏子珍妮·卡迪纳，珍妮的命运跟她有好些地方很相象。她一切都靠一个后台费尽心机培养成功的。这后台便是子洛男爵……”

“我知道，先生，”男爵夫人镇静的声音，一成也不变。

“噢……！”克勒韦尔越来越诧异了。“好吧！可是你是否知道，你那个老妖精丈夫照顾珍妮·卡迪纳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

“那么先生，后来呢？”

“珍妮与约瑟法相识时，两人都是二十岁，男爵从一八二六年开始，就象路易十五对待德·罗曼小姐，那时你比现在还要小十二岁……”

“先生，我放任子洛是有我的理由的。”

“太太，你这种谎话，完全可以把所有的罪孽一笔勾销，使你升入天堂，”克勒韦尔狡狴的神气，使男爵夫人红了脸。“我尊敬的伟大的太太，你可对旁人说这话，却不能对我克勒韦尔老头说。你得明白，我跟你那个坏蛋丈

夫花天酒地，混得太久了，决不会不知道你的好处！几杯酒下肚，他有时会一五一十说出你的优点，把自己骂一顿。呃！我知道你太详细了：你是一个天使。把你跟一个二十岁的少女放在一起，一个好色的人也许还委决不下，我可决不会犹豫。”

“先生！……”

“好，我不说了……可是告诉你，圣洁的太太，做丈夫的一朝喝醉了，会把自己太太的事一古脑儿说给情妇们听，她们会被笑痛肚子的。”

子洛太太美丽的睫毛中间，闪亮起又羞又愤的泪珠，克勒韦尔顿时把话咽了下去，连摆姿势都忘了。

“言归正传，”他又说，“因为娘儿们的关系，我跟男爵成了朋友。象所有的好色鬼一样，男爵和气得很，人也痛快。噢！那时我多喜欢他，这小子！真的，他把戏太多了。过去的回忆就不提啦……总之，我们两个象弟兄一样……这坏蛋，一派摄政时期的作风，拚命想把我教坏，在男女关系上宣传那套各显其才，各取所需的做法，告诉我怎样叫做王爷气派，宫廷气派；可我，凭我对那小姑娘的爱情，真想把她娶过来，可就是怕生孩子。以当时的交情，我们两个怎么不想结个儿女亲家呢？赛莱斯蒂纳嫁了三个月之后，于洛（我简直不知道叫他什么好，这个混蛋！你我都被他欺骗了，太太！……），噫，这混蛋把我的小约瑟法偷走了。那时珍妮·卡迪纳在舞台上越来越走红，那坏东西知道她的心已给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和一个艺术家（真是饥不择食！）占去了，他便来抢我那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噢！你一定在意大利剧院看到过，那是靠他的情面进去的。你丈夫可不象我有分寸，不比我井井有条的象一页五线谱，（他为了珍妮·卡迪纳已经破费不少，每年花上近三万法郎。）这一回，你知道，他为了约瑟法终于把钱花光了。约瑟法，太太，是犹太人，姓弥拉（Mirah），是希兰（Hiram）一字的颠倒，人家为了辨识起见特意做的犹太标记，因为她在小时候被人丢在德国。（我的调查，证明她是一个犹太银行家的私养女儿。）在我管教之下，她一向很规矩，不太花钱；可是一进戏院，再加珍妮·卡迪纳、甸兹太太、玛拉迦、卡拉比纳一伙人教会了她怎样应付老头儿，把她早期希伯来人喜好金银珠宝，喜欢金钗的本性点醒了。歌女成名以后，变得食得无厌，只想搞钱，搞大钱。人家为她挥霍的，她决不拿来挥霍。于络老太爷被她拿来作试验品，软骗硬诈，把他刮得精光。且不说那些专捧约瑟法的无名的群众；该死的子洛先得跟凯勒家里的一个弟兄和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斗法，两人都是让约瑟法迷住了的；而后，来了一个大财主，自命为提倡艺术的公

爵，把她抢了去。你们叫他什么……矮冬瓜是不是，那个埃鲁维尔公爵？这位阔佬存心独占约瑟法，风月场中的人都在谈论这事，就剩男爵一个人不知道；在私情方面，好象别的方面一样，他似乎完全蒙在鼓里；情人，跟丈夫一样，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现在，我所谓的权利，你懂了吧？亲爱的太太，你丈夫把我的幸福，自从我分居以后唯一的乐趣夺去了。是的，我倒霉，要不是遇到这个老风流，到现在约瑟法还是我的呢；因为，告诉你，我不送她进戏院，她不会出名，她会安安分分的守着的。噢！要是你在八年之前看到她，瘦瘦的，神经质的，金黄的皮肤真象安达卢西亚美女，乌油的头发象缎子，眼睛在褐色的睫毛中间发出闪光，举止大方，好比一个公爵夫人，又朴素，又庄重，象惹人怜爱的野鹿一样。由于于洛大爷一人之过，这些风韵，这种纯洁，一切变成了陷人坑，变成了销金窟。这小女人象俗语所说的，变成了淫恶之妇，从前她什么都不懂，连油嘴滑舌这几个字眼都不知道，可现在她油腔滑调。”

说到这里，老花粉商抹了抹眼泪。痛苦的真实感动了于洛太太，把她恍惚惚的心收了回来。

“你想，太太，一个人到了五十二岁，还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宝贝吗？在我这个年龄，爱情的代价要三万法郎一年，这个数目是从你丈夫那儿知道的；而且我也太喜欢赛莱斯蒂纳了，不能让她的财产受到损害。在你第一次招待我们的晚会上——一看见你，我就不明白于洛这臭小子为什么要养一个珍妮·卡迪纳……你气概象皇后……太太，你还不到三十岁，看上去年轻得很，而且太美。老实说，那天我真动了心，私下盘算：‘既然我没有约瑟法，那么于洛老头又把他的女人丢在一边，她对我倒象手套一样合适。’啊！对不起，这是一句生意人的口头禅。我常常要露出花粉商的马脚，搞得连再想当议员也不敢。——对两个象我们这样的老伙计，朋友的情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一朝男爵那么卑鄙的欺骗了我，我就发誓要把他的妻子弄上手。这才公道。男爵没有话可说，咱们俩应当扯直。殊料我刚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你就把我当疯狗一样赶出去；可是你那一下更加强了我的爱情，加强了我的心眼儿，如果你喜欢这么说；而且你会迟早是我的。”

“怎么会？”

“我不知道，但是一定的。告诉你，太太，心中唯有一个念头，蠢头蠢脑的花粉商，（已经告老的，别忘了！）比那种念头成千累万、聪明伶俐的人，要强得多。我为你疯狂了，而且你是我报仇的工具！这等于增加了一倍我的热情。我这是开诚布公对你说的，拿定了主意才说的。正如你对我说：‘我决不会是

你的，我对你的说话也是一样的冷静。总之，象俗语所说的那样，我已摊牌了。是的，到了某一个时期，你一定是我的……噢！哪怕你五十岁了吧，你还是要做我的情妇，没有问题，因为我，我料到你丈夫会有一天……”

于洛太太对这个老谋深算的市侩，害怕得直瞪着眼，克勒韦尔以为她要发疯了，不敢再往下说。

“这完全是你自己招来的，你瞧不起我，挑拨我，教我不得不说！”他觉得刚才那几句狠毒的话，需要表白一下。

“噢！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男爵夫人叫着，声音象一个快要死去的人。

“啊！我简直弄不明白了，”克勒韦尔接着说。“约瑟法被騙走的那一天，我好比雌虎给人抢去了虎崽……对啦，就跟你现在一样。哼，你的女儿！便是我征服你的手段。不错，是我破坏了你女儿的婚姻！……没有我帮忙，她休想嫁人！不管奥棠丝小姐长得多迷人，总得需要一份陪嫁……”

“唉！太可怜了，正是哪。”男爵夫人抹了抹眼睛。

“你问男爵要一万法郎试试看，”克勒韦尔说着又设好了架势。

他歇了一会，象戏子把道白特意表明段落似的。然后他尖着喉咙说：

“即使他有，也是要给替补约瑟法的女人的。踏上了这条路，还会悬崖勒马吗？这是他太喜欢女人了！（咱们的王上说得好：一切都有个中庸之道。）加之虚荣心作怪！他是一个美男子呀！他为了自己快活，会叫你们睡草垫的。而且，你们已经走上救济院的路了。你看，自从我不上门之后，你们有没有能换这客厅的家具。所有椅套的镶边上，都摆明了穷酸两字。上等人家最可怕的是穷，你这种遮掩不了的窘相，哪个女婿见了还不吓跑？我开过铺子，我是内行。巴黎的生意人只要眼睛一瞥，就能看出是否真的有钱……你是没有钱了，”他把声音放低了说。“处处看得出，从你们当差的衣服上也看得出。还有一件瞒着你的秘密，要不要我告诉你？……”

“先生，够了！够了！”于洛太太手帕都快要浸透了。

“哎，哪，我的女婿把钱给他老子呢，开头我说你儿子的用度，就是指这一点。可是我决不让我女儿吃亏的……你放心。”

“噢！女儿嫁了人，我就可以死了！……”可怜的女人叫道，心里乱如麻。

“想嫁女儿，有的是办法呀！”老花粉商说。

于洛太太升起一腔希望，瞅着克勒韦尔，按说这一眨眼之间转悲为喜的表情，大可引起这个男人的怜悯，而放弃他可笑计划。

“你还可以漂亮十年，”克勒韦尔说着，重新摆好了架势，“只要你对我好

一点，奥棠丝小姐的亲事就成功了。我已经说过，于洛给了我权利，我可以老实不客气的提出我的条件，他是不能生气的。三年以来，我在调度我的资金；因为我的荒唐是有节制的。除了原来的家产之外，我又多了三十万法郎，这笔钱就是你的了……”

“出去，先生，出去，永远不要再次在我面前出现。要不是你对奥棠丝的亲事行为卑鄙……是的，卑鄙……”她看见克勒韦尔做了一个姿势，便重复道。“你怎么不放过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一个漂亮的无辜的女孩子，对她要下这种毒手？……要不是我想知道你这种行为的动机，要不是我受伤的母性逼得我非知道你的理由不可，你今天决不能再跟我说话，决不能再上我的门了。一个女人三十二年的名誉，三十二年的清白，决不为你而屈服，为你克勒韦尔先生……”

“克勒韦尔，退休的花粉商，赛查·皮罗托的后任，圣奥诺雷街上玫瑰皇后的主人，前任助理区长，现任自卫军上尉，特授荣誉勋位五级勋章，如同我的老东家。”克勒韦尔笑嘻嘻的说。

“先生，于洛规矩了二十年之后，可能对他的妻子厌倦，那只是我的事儿，跟旁人不相干的；可是你瞧，他还把他的不忠实瞒得紧紧的，因为我不知道在约瑟法小姐的心里，是谁替代了你的位置……”

“噢！”克勒韦尔叫道，“用多少黄金买的，太太！……两年之中，这个歌女花掉了他不止十万。哼！哼！你的苦难还长着呢……”

“不要再提了，克勒韦尔先生。我要在拥抱孩子们的时候，永远没有一点羞愧，我要受全家的敬重、爱戴，我要把我的灵魂一生不染的还给上帝；这些我决不会为你牺牲的。”

“呵！”克勒韦尔脸上恶狠狠的，又羞又恼，正如一般害单相思的人又碰了一个大钉子一样。“你还没有咂摸到那最后一步的痛楚呢，羞愧，……耻辱……我本想点醒你，想救你和你的女儿！……好吧，越来越昏的浪子这个新名词，你将来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咂摸出它的滋味了。你的眼泪和你的傲气深深地让我感动，因为看一个心爱的人淌眼泪是最难受的！……”克勒韦尔说到这里，坐下来。“我所能答应你的，亲爱的阿黛莉娜，是决不做一件难为你或是难为你丈夫的事；可是别打发人家来向我打听府上的虚实。如此而已。”

“那可怎么办呢？”于洛太太叫道。

至此为止，男爵夫人很勇敢的经受住三重重击，因为她在女性、母性、妻子三者都受到耻辱。若只是亲家傲慢无礼的威逼她，她为了抵抗市俗的凶

横,倒还能鼓起勇气;可是失意的情人,受到屈辱的体面上尉,在无可奈何中忽然软化,她的神经亦因此面松弛;她扭着自己的手,哭做一团,昏昏沉沉的,连克勒韦尔跪着吻她的手都不再抗拒。

“天哪!怎么办呢?”她抹了抹眼泪,“做母亲的怎能硬着心肠眼看女儿憔悴?她将来可怎么办呢:这样的人品,天赋那么高,在母亲旁边过着那么贞洁的生活!有些日子,她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就无缘无故的悲伤;我还发现她眼睛里泪汪汪的……”

“她才二十一岁啦,”克勒韦尔说。

“要不要送她进修道院呢?遇到这等危机,宗教也往往压制不了天性,受过度虔诚的教养的姑娘,经常会失去理智!——哎,先生,你起来呀,你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我对你厌恶到了极点,做母亲的最后的希望全都给你毁掉了!……”

“要是你的希望被我救回来了呢?……”他说。

于洛太太瞅着克勒韦尔,那副精神错乱的表情,使他的心软了一软;可是想到那句我厌恶得到极点的话,他压了下去自己心中萌生的怜悯。正人君子往往过于耿直,不知道利用性情气质,微言奥旨,去拐弯抹角的应付一个为难的局面。

“这个年月,象奥棠丝小姐那样漂亮的姑娘,没有陪嫁就会没有人要,”克勒韦尔板着脸说,“她那种美女,做丈夫的见了要害怕的;好比一匹名贵的马,需要太多的钱去照料,因而会缺少一定的买主。你能捧着这等女人在街上走吗?大家都要瞅着你,跟在你屁股后面,打你太太的主意。这种招摇,凡是不想跟情敌决斗的男人都会觉得头痛,因为结果,情敌决不止一个两个。照你的处境,要嫁掉女儿只有三条路:由我帮忙,你却不愿意!这是一条;找一个六十岁的老头来,很有钱,没有孩子面想要孩子的;这种人虽不太容易找,可是还能碰上;养着约瑟法和珍妮·卡迪纳的老头于有的是,干吗就找不到一个用明媒正娶的方法做这种傻事的人?……要是我没有赛莱斯蒂纳跟两个外孙,我就会娶奥棠丝的;这是第二条!不过最后一条路是最方便的……”

于洛夫人抬起头来,非常焦急的瞅着老花粉商。

“巴黎是一切有魄力的人聚集的地方,他们象野生的植物,在法国土地上自生自发的长起来;其中有的是无家无室的人才,有着无所不为的勇气,发财的勇气……呕,那些人呀……(在下当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还认得不少呢!……二十年之前,杜·蒂耶没有什么,包比诺也没有什么,……两个人都鬼混

在皮罗托老头铺子里，除了有向上爬的欲望以外，什么资金都没有！可我认为，志气跟大资本一样值钱！……资本是吃得完的，志气是吃不完的呀！……我自己又有什么？还不是一心向上，还不是一股勇气罢了！杜·蒂耶，今天跟哪个大人物都能比上。小家伙包比诺，伦巴第街上最殷实的药材商，当了议员，如今又当上了大臣……）呕！巴黎只有那般做买卖的、写文章的、画画的冒险家，才会去娶一个不名一文的漂亮女子，因为他们具备各种各样的勇气。包比诺先生娶皮罗托小姐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要一个子儿的陪嫁。这些人似乎成为了疯子！但他们相信爱情，就象他们相信自己的运气，相信自己的能力一样！……你不妨去找一个有魄力的人，他倘若爱上了你女儿，会想法娶她的。你得承认，我这种敌人是够慷慨的了，因为我给你出的主意对我来说是不利的。”

“啊！克勒韦尔先生，如果你想做我的朋友，就应该放弃你荒谬的想法！……”

“荒谬？太太，不要自暴自弃，你看看你自己吧……我爱你，你早晚会依我的！有朝一日我能够对于洛说：‘你抢了我的约瑟法，我占了你的老婆！……’这是以牙还牙的老法律！我定要实现我的计划，除非你变得奇丑。而且我一定成功，你听我的理由罢，”他重新摆正姿势，瞅着于洛太太，停了一会，又说：“你既找不到一个老头儿，也找不到一个痴情的青年人。你疼爱你的女儿，决不肯把她送给一个老色鬼摆布；同时你，于洛男爵夫人，帝国禁卫军榴霰兵团司令的弟媳妇儿，决没有勇气招一个苦干的光棍做女婿，他跟前的地位就教你受不了，因为他或许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现在某个百万富翁，十年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机器匠；——或许只是一个监工，一个什么厂里的工头之类。等到后来，跟见你二十岁的女儿很可能因冲动而失节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那还不如让我来失节；如果克勒韦尔老头肯替我守秘密，我就好赚到女儿的陪嫁，二十万法郎呀，代价是十年的关系，跟这个从前的花粉商，克勒韦尔老头！……’我惹你心烦，我说的是极其不道德的话，是不是？可是如果你疼女儿的热情揪着你的心，你自会跟天下世界爱儿女的母亲一样，想出理由来依我……总而言之，奥棠丝的利益，早晚会使你想出理由，逼你的良心去投降的……”

“奥棠丝还有个舅公的。”

“谁？斐歇尔老头吗？……他自顾还不周呢，而且又是受男爵的累，凡是他的搜括得到的地儿都被他搜括去了。”

“还有于洛伯爵……”

“噢！太太，你丈夫已经挤干了老将军的积蓄，装修他歌女的公馆去了……呕，难道你还不给我一点儿希望就让我离开吗？”

“再会，先生。你为我这种年纪的女人害的相思病，是容易治好的，你会改邪归正的。上帝保佑苦难的人……”

男爵夫人站起身子，非要上尉离开不可，她把他逼进了大客厅里。

“这种破落地方是美丽的于洛太太住的地方吗？”

说罢他指着一盏旧灯，一座镀金褪尽的吊灯，经纬毕露的地毯，以及所有破烂东西，使这间白地描金的大客厅，成为帝政年代大场面的残骸。

“先生，这些都照出贞洁的光辉。我不想要什么富丽堂皇的家具，来把承你夸奖的我的美貌，变成了陷人坑，变成了销金窟！”

克勒韦尔咬咬嘴唇，听出这两句是他刚才骂约瑟法贪心的。

“苦苦厮守贞节，为着谁呀？”他说。

这时男爵夫人已经把老花粉商打发到客厅的门口。

“为一个好色之徒！……”他补上一句，装出一副百万家产的正人君子的嘴脸。

“要是你的话不错，先生，那么我的守节也就不无可取了。那不是说完了吗？”

她象打发一个讨厌人似的，对上尉行了礼，急急忙忙回身进去，不愿意看到他最后一次摆的姿势，也没有留神到他告别时那威吓意味的态度。她走进去打开窗门，走路的神气高傲而庄严，仿佛罗马斗兽场中的殉道者。可是她筋疲力尽，在全部都是蓝颜色的上房里，向便榻上颓然坐下，好似一个快要病倒的人。她直瞪着眼，瞅着女儿和贝姨在那里唧唧啾啾的破亭子。

从结婚一直到如今，男爵夫人爱她的丈夫，象约瑟芬爱拿破仑一样，是那种钦佩的，母性的，一味护短的爱。她虽不知道克勒韦尔刚才说的细节，却很知道二十多年来男爵几次三番的对她不忠实；她故意视而不见，只是默默的流眼泪，嘴里从来不留出一言半语的埋怨。这种天使般的温柔，博得了夫君的敬重，把她当做神明一般的礼赞。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温存，把他捧得高高，在家庭中是有传染性的。奥棠丝一向把父亲当做一个模范丈夫。至于小于洛，从小只知道佩服男爵，——谁都当他是辅翼拿破仑的一个元勋，也知道靠了父亲的姓氏，地位和庇护，才有今日。而且童年的印象往往有深远的影响，他还见了父亲害怕呢。因此，即使他猜疑到克勒韦尔所说的那些荒唐，他不